

古风文学创作代表作家
大风刮过尝新之作
欢脱暖萌，别具一格

随书附赠情话语录书笺

&

Q版人设立卡

再也不要 做怨妇



ZAIYE
BUYIAO
ZUO
YUANFU



你这种人根本不配做我的相公！
我，把你——休了！



大风刮过

——著

自怨自艾都抛弃，不做怨妇要逆袭！

番外篇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再也不要
做怨妇

ZAIBE BUYAO ZUO YUANFU

I 大风刮过——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再也不要做怨妇：全3册 / 大风刮过著. — 南京：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，2018.9

ISBN 978-7-5594-1709-1

I. ①再… II. ①大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49434号

书 名 再也不要做怨妇(全三册)
作 者 大风刮过
选题策划 北京记忆坊文化
责任编辑 姚 丽
特约策划 暖 暖
特约编辑 单诗杰
营销编辑 杨 迎
封面绘图 三 乖
人设绘图 花小白
封面设计 80零·小贾
版式设计 段文婷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，邮编：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开 本 670毫米×970毫米 1/16
字 数 1050千字
印 张 56.5
版 次 2018年9月第1版，2018年9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1709-1
定 价 120.00元(全三册)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010-57194853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目录



楔子·神仙的赌局

〇〇一

第一卷·王府风云

〇一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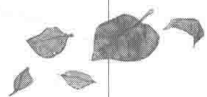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卷·杜老板

〇四七

第三卷·你是谁？

二一一

楔子·神仙的赌局





“杜小曼。”阳光下，陆巽站在她面前，墨黑的眸子深深凝望着她的双眼。天蓝蓝的，白云柔柔的，和风暖暖的，草地上的蝴蝶蜜蜂缠缠绵绵的。他的嗓音一如既往的温柔。

“杜小曼，我们分手吧。”

为什么，为什么，为什么，在交往了两个月零三天后，她还是等来了这一句！

虽然她早就知道，自己和陆巽交往纯粹是狗尾巴草碰到了一只瞎眼的青花瓷大花瓶，早晚有一天花瓶中会插进名花，但是现在亲耳听他说出来，杜小曼还是觉得晴天炸开了一个大霹雳。

“为、为什么？……”她忍不住结结巴巴地问出了口。

“对不起，小曼。”陆巽的目光中有愧疚，神情却很平静，“我觉得我们不合适。你的性格和我的性格……”

性格，老套借口。杜小曼霍然抬头，直截了当地说：“是因为韩美珊吧。”

陆巽顿时沉默。

韩美珊，刚转学过来就是公认的校花，被文学社的社长形容成秋水为神玉为骨，成绩优秀身材正点，如同华贵的郁金香，杜小曼这根河沟边的狗尾巴草如何能比？

杜小曼在陆巽的默认中眼前昏黑。

其实陆巽和韩美珊初见又相逢的故事杜小曼早已听说过。

那是个傍晚，陆巽和韩美珊都出了自修室，相遇在学校的喷水池前，据目击者说，当时水瀑飞虹，云浮流彩，金童玉女在无意的瞬间，四目相对，天地凝固。

再之后的日子里，林荫道上不经意的擦肩而过，社团活动中的意外相逢。一切的一切都符合经典偶像剧的桥段，唯一的缺憾是，陆巽身边有个碍眼的女朋友。

那个碍眼的、充当经典偶像剧桥段中女配角角色的倒霉女人就是杜小曼。

但杜小曼心中总抱了那么一点点小小的希望，希望满天乱飞的谣言只是谣言，陆巽是只属于她的青花瓷大花瓶，谁也抢不去。

现实总归是残酷的，青花瓷大花瓶最终还是奔向了矜贵的名花，将狗尾巴草抛在寂寞的风中。

杜小曼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折腾到半夜，好不容易才睡着，却陷入了一个颇有点凄凉的梦境——

傍晚，天色渐暗，她独自走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，灯火阑珊的店铺中飘出幽怨的歌曲。突然失恋，本来已经够颓废了，放学之前，同桌好像还嫌她颓废得不够，握住她的手假意同情地说：“小曼，你现在算是个失恋中的怨妇了哦。”又在她的小伤口上咣地砸了一锤。

杜小曼觉得腿有点沉，心中有点涩。

小街的拐角处飘来一阵辣中带酸的香气，是酸辣粉。

杜小曼忍不住停住了脚。

她和陆巽交往的红线就是酸辣粉。说起来真的一点都不浪漫，至少没有喷水池边金风玉露一相逢浪漫。

她和陆巽本来只是同班同学，经常一起做值日，有时候会聊聊天。某一天无意中说到吃辣，她说自己很能吃辣，陆巽也说自己很能吃辣，各自历数自己吃辣的事迹，互不相让，于是她恶狠狠一拍桌子说：“不服的话放学去较量一下。”



学校门外有家小店，酸辣粉相当出名。

杜小曼对自己吃辣的能力和食量都相当有自信，酸辣粉中又多加一勺辣椒，眼也不眨地吞下去两碗。陆巽与她吃了个平手，很震惊，也恶狠狠地一拍桌说：“最后一碗定输赢，我赢了你替我做一个月的值日，输了我给你做男朋友！”

她立刻点头道：“好。”豪情万丈地在自己的酸辣粉里加了四勺辣椒。然后赢了。

第二天她的嘴巴肿成了鸭子嘴，话都说不出整句的。陆巽在课间给她买温凉的绿茶，轻声说：“傻瓜，那么拼命做什么，我会让你的啊。”眼睛里都是亮晶晶的笑意。

那时候他是真的喜欢她的吧。

杜小曼鼻子里有点酸，像酸辣粉的汤呛在了喉咙。

一时之间，忽略了风驰电掣逼近的车灯。

刹车声戛然响起，世界一片黑暗。

飘飘荡荡中，杜小曼发现自己在一个很奇怪的地方。

四周都是白色的雾气，身边站着一黑一白两位酷冷的古装大哥。这是……被车撞进了片场？自己难道还在做梦……

杜小曼正在发怔，一身黑的那位一个跨步上前，将手中的铁链套在了她身上。一身白的那位大哥翻开一本册子，冷冰冰地念道：“杜小曼，女，意外暴毙，戌时初刻阳寿终。”

杜小曼大惊：“阳寿终……我真的挂了？！……啊啊啊啊啊，这是做梦吧，这肯定是发糊涂做梦吧！”

一身黑的那位不耐烦地抖抖铁链：“做梦？你等下辈子吧。”手一伸，杜小曼身侧的云雾顿时散开，露出像穿衣镜大小的一块，映出图像——一大堆人围在一个有点眼熟的小路口前，一辆超大的巨型卡车停在路边，车头前似乎有血淋淋的一摊。

这位大哥指着那血淋淋的一摊说：“看见了没，那就是你。车祸，当场死亡。”

车祸，当场死亡。

杜小曼张大嘴，伸出颤抖的手指，石化。

黑衣大哥又抖了抖链子：“喂，时辰不早了，快走吧。”

“走？”杜小曼茫然地回头，“去哪里？”

捧着册子的白衣大哥说：“地府啊，阳寿尽的魂魄当然要去地府。等着阎君殿下安排你投下一胎。你这一世意外横死，下一世大概能投个好胎。”

投胎？不要啊……我还没活够，不想去投胎啊！

白衣大哥回头看了杜小曼一眼，叹气道：“这哪能让你说不要就不要呢？阴阳轮回，这是规矩，乖乖走吧……”

黑衣大哥又扯了扯铁链，杜小曼站起身，忽然眼前金光大作，浓厚的云雾中，蓦地闪出两道人影。一男一女，男的穿着墨绿的长袍，女的穿着银红的衫裙，梳着双鬟，比黑白二位酷哥何止美了十万八千里。杜小曼的双眼情不自禁地向那位长袍帅哥飘去。

两位酷哥怔了一怔，向这一男一女躬身道：“不知两位仙者来此有何贵干？”

神仙？连神仙都跑出来了？喂，这到底……在搞什么啊……

银红衫裙的女仙纤纤玉手向杜小曼一指：“北岳帝座和玄女娘娘想借这个魂魄一用，已告知阎君，两位可否让她随我们同去天界？劳烦了。”

两位酷哥对望了一眼，又看看杜小曼，忽然都满脸恍然大悟。黑衣大哥道：“既然阎君应允，仙子就请将她带去吧。”然后从彻底石化的杜小曼身上解下铁链。杜小曼正在两眼发直时，女仙一挥衣袖，她顿时如被一股大力扯住，轻飘飘地到了两位仙者身前。

只听白衣大哥问：“玄女娘娘和北岳帝座的赌局还未完结？”

女仙冷冰冰地板着脸道：“未完。”

那位男仙笑了笑：“不过且看眼下，帝座似乎稳赢此局了。”

“未到局终，鹤白使轻言输赢似乎为时过早吧。”男仙的那句话似乎刺到了女仙的痛处，声音更冰冷了。

鹤白使不以为意道：“是本使多言，云霓仙子莫要放在心上。只是，玄女娘娘一方的魂魄，好像又多了一个。”

云霓仙子没再答话，取出一根绛红的绶带，递到杜小曼眼前：“随我与这位仙使去天界，抓紧此物，莫要松手。”

杜小曼抓住带子，小心翼翼开口：“呃，我能先问问二位究竟带我去哪里，要做什么吗？”

鹤白使很和气地说：“到了你便知道。”



云霓仙子衣袖轻挥，杜小曼脚下聚起云雾，云雾将她慢慢托起，鹤白使悬浮在半空，念了一句不知道什么咒语，拂尘一挥，半空中立刻闪现出一道金门。

“进得此门，就是天界了。”

大门离杜小曼越来越近越来越近，最终，金光万道迎面扑来，云霓仙子喊了一声“闭上双目”，杜小曼闭眼，耳中风声呼啸，忽然手中的绶带一紧，身形一顿。

云霓仙子冷冰冰的声音在她耳边道：“到了，睁开眼吧。”

杜小曼睁开双眼，瞬间失神惊愕。以前仰望天空时看见的漫天云霞此时铺设在脚下，绚烂灿烂无边无际。

杜小曼怔怔地站着：“这、这就是天庭吗……”

长长白玉阶前，几位穿黄色衫裙的少女向他们迎来，最前面的女孩子扑哧笑出声：“这是天界的明音坪，天界可大着呢，此处只是小小的一角罢了。”

杜小曼手足无措，干干地笑了一声：“是、是吗……”

那少女走上前来，向云霓仙子和鹤白使福了福身：“有劳云霓姐姐和使君了，这就是那个新的魂魄么？”

云霓颌首，鹤白使道：“此处没我什么事了，我且先行一步，稍后紫薇园中再见吧。”大步流星地走了。

黄衣少女侧过身，上上下下打量杜小曼，笑盈盈地说：“你莫怕，刚来天界时，谁都会惊讶的。我是玄女娘娘座下的接引小仙云玳，你随我来吧。”一面又向云霓道，“云霓姐姐，我先带她去紫薇园了。”

杜小曼跟在云玳身后，沿着长长的彩石小道一路前行。片刻后，走到一座白玉雕的大门，门上的匾额写着“紫薇园”三个大字。

大门前有和云霓云玳一样打扮的仙娥，也有像鹤白使一样的仙使，都向云玳招呼道：“帝座和娘娘正在树下。”

仙使和仙娥看起来都很和气，但是，不知怎的，杜小曼觉得，那些仙娥看见她，好像并不是很高兴。

紫薇园是个极大的园子，杜小曼一眼望去，就看见一棵极大的树，仙娥和仙使们在树边左右站着，树下的一个石桌旁，坐着两个人……呃，不，两个仙。

左首的男仙穿着深黑绣金纹的衣袍，头束金冠，右首的女仙一身华贵的衣裙像是用云霞缝就，两位的周身都有种无形的气场，让人不由自主地心生敬畏。

树左边的仙者丛中站着的鹤白使跨前一步道：“帝座，新魂魄到了。”

那个被称作帝座的男子侧过头，转目的瞬间，杜小曼觉得好像有两道电光从自己身上擦过。

还没来得及瑟缩，那位大仙已经又回过头去，向对面笑道：“她又来了，九天玄女，你与本君的赌局还要继续下去么？”

九天玄女？传、传说中的九天玄女娘娘？！杜小曼目瞪口呆，两眼直勾勾地向那位玄女娘娘身上看去。

啊啊啊，看见大人物了……

九天玄女也微笑道：“看来北岳帝君已经笃定此局必胜，只是就算我输，也只能看出凡间的男子负心无义多过女子，帝座胜了，亦非光彩。”

杜小曼轻轻扯了扯身边云玳的衣袖，小小声问：“什么赌局呀？和我有什么关系？”

云玳轻声道：“北岳帝座某日和娘娘谈论凡间的男人和女人，帝座说凡间的女人多依附于男子，娘娘自然向着凡间女子，说那倒未必。帝座就说，凡间的女人如果没了男人，往往连命也不想要了，凡间的男人有没有女人，倒都无所谓。所以凡间的女人都是靠男人活着的。”

女人都是靠男人活的？那个北岳帝君看起来有模有样，竟然这么歧视女人！

云玳继续道：“娘娘听了这句话，很不高兴，于是就就和帝座打了个赌，看凡间究竟是女人没有男人就去死的多，还是男人没有女人就去死的多……”

杜小曼抓紧云玳的衣袖：“然后呢？”

云玳低声说：“到现在为止，被男人抛弃而寻死的女人的魂魄总共有一万六千三百二十三个，加上你。被女人抛弃而寻死的男人的魂魄总共有一千二百五十七个……娘娘恐怕是要输了……”

一股无名的怒火在杜小曼心中熊熊燃烧起来，她大声道：“这是什么赌局，根本就不公平！”

云玳吓了一跳，想要阻止她，但已经晚了，所有的仙娥、仙者，包括九天玄女和北岳帝君，都齐刷刷地向杜小曼看了过来。

北岳帝君悠然道：“哦？怎么不公平了？”

杜小曼大跨步走到石桌前：“什么凡间的女人都是靠男人活的，纯粹胡扯！这个赌绝对不公平，玄女娘娘这边的女子魂魄里，是古代的女子比现代的多吧？”

北岳帝君挑起眉毛，点了点头。



杜小曼冷笑道：“那就是了，在古代，特别是宋朝之后，理学兴起，要求女人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还有什么一女不能嫁二夫，男人死了女人陪葬，这个你们也算成了女人为男人死吧？当然女人的魂魄比男人多！”

北岳帝君淡淡笑了笑，鹤白使开口道：“就算不是你口里所说的古代，女人离了男人不能活的也不少。”看着杜小曼轻轻一笑，“像你，不就是么。”

像我？什么叫像我？！

杜小曼彻底暴怒了：“我正要问你们呢！为什么要把我算到被男人抛弃于是自杀的怨妇鬼魂里面！我明明是很倒霉地被车撞了！我为什么被陆巽那个混蛋甩了就要去自杀！我被他甩了后不小心出了个车祸就算我自杀？！我根本还没活够，我是意外身亡，不是怨妇！所以，我不算！”

四周一片沉默，杜小曼直了直脊背，吼都吼了，我怕谁！

北岳帝君悠悠地开口：“你可知道，这么多的魂魄中，为何唯独你能来到天庭？”

杜小曼茫然。她依稀仿佛记起……刚刚北岳帝君曾对九天玄女说“她又来了”。

什么意思？

北岳帝君指间的棋子轻叩棋盘：“一入轮回，你果然已将前尘往事忘记。”

鹤白使一挥拂尘，杜小曼面前的虚空中幻化出一幅图景。

“自己看看吧。”

图景中，依然是北岳帝君和九天玄女在对弈，和现在的位置一模一样。

一个穿古代衣服的年轻女子正站在棋桌前，哭着道：“我不服，我不服这个命！我们女人，连自己要嫁谁都不能选择，这个赌约根本就不公平！我不是为情而死，我只是不忿我的命！”

“那么……”画面中，北岳帝君问，“若你再世为人，能够自由选择你心仪之人，又当如何？”

女子擦擦脸上的泪痕：“当然会找一个能与我相知相伴之人，白头偕老，绝不再误嫁无情无义的男人！”

北岳帝君问杜小曼：“看着这些，你是否觉得眼熟？”

啊？有么？她只是觉得这个女人蛮有志气而已。

鹤白使冷冷道：“她就是你。”

什么？！杜小曼蒙了。

北岳帝君接着悠悠道：“不错，她就是你，多年之前，你也曾这样不服，说身不由己才会有那样的结局。那时本座问你，若你再世为人，又当如何。你说，你一定不会重蹈覆辙。玄女也帮你说话，于是本座网开一面，让你转生到一个可以自主选择男子的时代，可你又回来了，你怨得了谁？”

杜小曼不敢置信地后退一步，眼前金星乱冒。虚空中，飞速掠过许多场景，像一场短暂的电影，内容是刚才那个古代女子的一生。

那女子叫唐晋媼，是承朝德安王的第三个女儿，封清龄郡主。皇帝亲自赐婚，将她许配给庆南王慕云潇。谁料到慕云潇有个从小青梅竹马长大的远房表妹阮紫霁，慕云潇与她情定终身，与唐晋媼拜完天地后，揭了盖头转身就走，再也没有踏进新房半步。唐晋媼贵为郡主，从小娇生惯养，几时受过这种气，便到阮紫霁居住的园中质问。阮紫霁是才名远播的才女，自然有几分傲骨，不愿向唐郡主低头。两人言语间起了些摩擦，唐晋媼盛怒下从几上扫落了一个茶盅，恰好慕云潇赶来，见此情况大怒，抬手一掌打在唐晋媼脸上，当众说要休妻。唐晋媼含恨回到房中，羞愤难当，半夜在房中饮毒自尽。

他们说，这个窝囊女人，就是她杜小曼的上辈子。

简直活见鬼！

“你们就编吧，当我三岁孩子没学过历史啊，古代哪有什么叫承的朝代！”

北岳帝君道：“平行的时空中，有许多你不知道的朝代。”

连平行时空都出来了，这个神仙真潮。杜小曼深深地怀疑自己是被车撞到了头，现在正在臆梦中。

“这个女人要真是我的前世，我怎么会看到真相后一点印象都没有！总之，我绝不可能是她！我如果是她，不会这么窝囊！就算生在古代，我也不会这么废物，为了一对狗男女跑去自杀！你们再怎么粉饰真相，我都是意外身亡的鬼魂，别想把我算到怨妇里头去！”

北岳帝君敛了敛眉，对九天玄女道：“这个魂魄开始耍赖了，玄女看如何？”

九天玄女看看杜小曼，莞尔一笑：“她不记得前世的事情，这么说情有可原。且她的话，亦有几分道理。她这一世，的确不能算为情而亡，我这样讲，帝君不会说我偏帮吧？”

北岳帝君将一枚棋子抛到石桌上，再看向杜小曼：“你现在又说，你就算回到前世，也不会重蹈覆辙？”



杜小曼一字字说：“不是重蹈覆辙，是不会像她那么悲剧。我会快快乐乐过一辈子，碰见自己喜欢的人就开开心心生活，就算合不来分了手也不会做怨妇！”

北岳帝君道：“好，为了让你心服口服，本座便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就让你回到前世重生，看你还会不会最终成为一个如此的魂魄。”又向对面微笑道，“玄女要不要再和本君打这个赌？”

九天玄女望向杜小曼，神色中含着期许：“当然，我相信她说的话定能做到。”

北岳帝君道：“那本君就赌她做不到。”夹起棋子按上桌面，“定局。”

北岳帝君这个混账老狐狸！

杜小曼站在坠仙桥边，忍不住在心中磨牙。说什么让她去前世重新开始，不是明摆着送她下去做怨妇吗？还是个立刻就要被甩的怨妇！

等等……立刻就要被甩？

慕云潇要给唐晋媼下休书，休书一下唐晋媼不就可以立刻离开王府了？

这个女人真是的，这样的男人，还和他过什么？被休了正好！干吗要寻死？离开牢笼，以后就有无限的可能，嘿嘿……

这个所谓的前世，开头也不算很惨嘛。

云玳同情地看着她：“你上辈子真的太软弱了，娘娘让我带话给你，这辈子一定要好好做人啊。放心，我们娘娘会关照你的。”

嗯！杜小曼点头，望向坠仙桥下：“时辰快到了吧，我是不是该下去了？”

云玳颌首：“你要小心哦。”

杜小曼很感动，来到天庭后，云玳一直对她很关照。

她站到坠仙桥边，云玳念了一句咒语，桥下潺潺的流水骤然分开，杜小曼感觉背后被一股力量猛地一推。

脚下一空，她径直落了下去。

第一卷·王府风云





杜小曼再睁开眼时，第一眼先看见银红的纱帐顶，再来是朱红的床椽，纱帐外隐约可以看见古代房间的陈设。

她不敢相信地摸了摸胸口，胸膛里心跳声扑通扑通的感觉好快。这……这是到了哪里？难道还在做梦？

她将手举到眼前看了看，发现自己的手纤长了点，柔软了点，皮肤白了点，指甲蓄得很长，不是很舒服。手腕上沉甸甸的，挂着一个两个三个镯子，有粗的有细的，掂掂重量，应该是黄金的吧，镯子上都刻着精致的花纹，镶嵌在花纹上的，这是宝石吧……

杜小曼很没出息地咽了咽口水。

她撑身坐起，觉得脑袋也沉甸甸的。拉开锦被，杜小曼看了看身上的衣裳。嗯？古装？身上这一件折枝花纹的开襟裙衫，怎么看也像是外衣，里面衬着浅色的内衫，脚上还套着一双雪白的布袜。

这场梦，不会成真了吧？神仙的赌局，就这样开始了？她就是清龄郡主唐晋媼了？

还有，古代的女人都是穿着外衣睡觉的吗？

呃，是了，这个唐晋煊是喝药自杀死的，她既然身为郡主，一定很要面子，想必是穿戴得整整齐齐地喝药，然后躺在床上等死。

杜小曼心中蓦地涌出一股同情，暗暗地合掌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唐晋煊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好好过日子，赢了这场赌局，不会再吃亏的。

杜小曼掀开纱帐，帐上系着的一串银铃立刻发出碎碎的声音，房门吱呀开了，走进两位穿着同样精致衣裙的女孩子，福身道：“郡主起床了？”

话未落音，看清楚杜小曼的打扮，两名少女都愣了愣：“郡主，你……”

看来这两人是唐晋煊的贴身丫鬟。杜小曼心里有点发虚，她们会不会立刻看出破绽？好在唐晋煊的事情她大概都知道，没办法，就这样演下去吧！

杜小曼这样盘算着，嘴里先编出一句应答的话：“我……昨天晚上心情不好，所以拿衣服出来换着玩，没想到后来一不小心就睡着了。”

左边那个脸形较长看起来比较贤惠的少女走上前，替杜小曼穿上绣履。

“郡主昨晚让奴婢们不要在房前侍候，今早未得传唤也不能进来，奴婢们心中都十分担心。”

鞋子穿好，少女站起身，垂手退到床边。

“恕绿琉大胆，多嘴说一句，王爷现在受那位阮姑娘蛊惑，一时不分是非，昨儿只是昏了头才会委屈郡主，郡主且忍一时之气，来日方长。”

绿琉的话未落音，另一个脸圆圆的女孩子立刻道：“正是正是，郡主，碧璃也多嘴说一句，那个阮紫霁装得清高又柔弱，其实是个十足的狐媚子，早晚有狐狸尾巴藏不住的一天！郡主金枝玉叶，和慕王爷的婚事可是皇上赐的，慕王爷他敢休郡主，就是抗旨！到时候让咱们王爷在圣上面前参他慕王府一本，他们全府上下都要进天牢！”

绿琉立刻瞪起眼睛：“去，多嘴什么！郡主这才消了气，你又在这里瞎掺和！”

碧璃鼓起嘴：“姐姐，我只是实话实说。他慕王府只是个虚品王爵，我们郡主嫁过来只能称夫人，连王妃的品衔都没有。咱郡主的爹爹可是真正的王爷。郡主明明是下嫁，凭什么受他们慕王府的气！”

绿琉还想呵斥，杜小曼及时开口道：“碧璃你说得对。我昨天一夜已经想清楚了，从今往后，我再也不受谁的气。他慕云潇爱休我就尽管休，更何况，他不休我我还想休他呢！”